

簡介椰子詩集 《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》

施文志

菲華詩人椰子（陳嘉獎）第一本詩集《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》2024年在臺灣出版。

【內容簡介】：除了藝術本身的技巧和手法，詩歌流露的必須是真實而自然的，我相信，有關瘟疫的創作，不應該妄言、掩飾和武斷，更不應該為取悅讀者、順從輿論、討好政府而違心地去寫，充滿當下思考、問題意識和前瞻視角，反思乃至批判的，將使作品歷久彌新。若干年後，當我們重溫這段心路歷程，倍感珍貴而懇切。台灣著名詩人白靈為《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》寫序。

《序》自雞籠裡掏出落日——椰子詩集《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》：「這世界充滿了迷霧，很多事件來時常常不知其所由來，去時也常草草收場。事情的原委也許不這麼單純，像有什麼陰謀正在進行，一切宛如一齣劇本，卻演得荒腔走板或正如腳本的預期，但背後一定有關鍵人或事被刻意隱瞞、或有所企圖而掩藏了真相，甚至釋出不同方向的訊息，誤導了事情的焦點。像石黑一雄《被掩埋的巨人》（The buried giant）中吐出茫霧令人喪失記憶的巨龍隱藏深山，于是世事便如此「迷霧起來」，末了完全無法追蹤。因奮戰此迷霧而犧牲者不少，有膽去屠龍挖出真相的，最後大半不了了之。」

我們不知起源于 2019 年 12 月的 COVID-19（2019 冠狀病毒病，簡稱新冠疫情）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受難者眾多，但因此瘟疫而得利者一定也不少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全球性大瘟疫已長達四年，仍時伏時起，或不停變異流傳，已累計有近八億的確診病例（不包括不自知或輕狀者），近七百萬人死亡，約略二次大戰直接間接死于戰爭人數之十分之一。而主要其影響是全球性的，沒有人可以豁免，生命受到極大威脅，偏偏敵人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，它隨時可能侵犯任何人。起初為避免其快速傳染，戴口罩成了常態，卻演變成搶口罩之災，其後封街、封城、停飛、停航、禁運、停班、停課、施打疫苗、自管理、上班上課皆靠上網，幾成了常態。

詩人面對此情此景，感受必然深刻，也必然想訴諸文字凝成詩，而偶一成詩者不少，但能長期關注此疫，不斷對之「牢騷」者恐極有限，菲華詩人椰子是迄今為止，在華文詩壇極罕見能集中此一題材，在狀態嚴峻期持續關注了三年多，如今又將之結集成冊，實值得擊節讚賞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從疫情初起面對世人恐慌到病毒不變突變、週遭政經社會發生的各個狀態，都隨時予以捕捉，此期間各種民情、各式百姓心境的起落，在詩中就有甚為突出的表現。比如寫于疫情初始的《一月風暴》：

到底什麼在風中吹

呼吸演變成風暴
請阻止自己呼吸
拒絕與別人共空氣
風裡寫著不可解的密碼
一匹快馬自古晝奔出
萬千將士憑空廝殺
英魂回升天庭時 鼓擊

（2020.02）

短短八行，即掌握了疫情之快利恐怖，對此疫的莫名起源（第一段）、不可解（三段）和引發恐慌（二段）、以及像自古代殺出的惡煞，和對抗疫而犧牲者表達敬意（末三行）。而其演進極戲劇性，一切恍如幻境，不像是真的：

一場假面舞會悄然行進

所有人都被勒令戴上上面罩
穿白衣的天使飛來飛去
婦女在瑪利亞神像前祈禱
蝴蝶啟程向星光歸去
沒有一張臉是真實呈現的
街景荒誕像末世的幻象
誰策劃的嘉年華舞會啊
一個千年騙局

（《封城第一日》，2020.03）

世人像是為配合誰的劇本而加入這場假面舞會，天使飛翔和瑪利亞神像被當街高舉，荒誕又熱鬧，如「嘉年華舞會」卻也如「千年騙局」，只因心境並不是歡欣的。甚至要面對死亡的威脅，病床不足，常有染疫急救不及而暴斃者，又為避免傳染擴大，往往不能見最後一面而遭快速焚化銷毀，棺木不夠用，還需排隊等候，諸多怪現象前所未見。起初群眾排隊搶買口罩，如《預兆》中所寫「送口罩」成了「最友情的禮物」，至於疫情如何發生宛如迷團：

武漢疫情的不可解像大山一樣壓縮在心頭

而馬尼拉以南的大雅台火山正以萬鈞之力
往半空中噴出一張魔鬼的臉孔
那令人瑟瑟發抖的圖片四處轉發
入睡前彷若禽的苦啼隱隱傳來
龐貝城被淹沒前的世界

是否如此刻夜的下沉

（2020.02）

大雅台火山于 2020 年大規模爆發，週遭數里房屋全毀、居民被迫遷居，生計迄今仍無著落，天災人禍繼踵而至。連菲國總統杜特蒂下達《封城令》時咳了一聲嗽，眾民都急速閃避，其恐慌程度可以想見：

總統的脫口秀全民屏息

尾聲一記咳嗽
震顫島嶼肺部
杜式幽默詩意演繹
這回卻萬箭穿心

（2020.03.13）

問題是，底層百姓因買不起或買不到口罩怕違法，只能「彩繪面具」以應對，真是不堪景象，《乞者》即說：

他甚至沒有一隻口罩
取而代之以一副彩繪面具
逗人的困窘似悲似笑
我聽到銅幣轉動的聲響
那自嘲的容顏後
一隻獨眼在說謝謝

（2020.03.26）

加上染疫者快速傳播，死亡如影隨形。「一紙前所未有的詔書／由新任的皇帝頒發／萬人空巷下跪接旨／錦囊裡只有一個字／一死」（《盛夏宣言》），「新任的皇帝」指死神。因到處有人倒下，《2020 年標準照》寫說：

一場隱形的戰爭

大街小巷經已淪陷
所有披掛上陣的戰士
都佩戴口罩
勝似一件防彈背心
無情的伏擊
有人不幸中槍倒下
生死簿上赫然載明
戰地攝影師 請為他
抓拍一幀蒙面赴難的相片
沖洗那眼中一閃的雷電
某日 底片竟化蝶而飛

（2020.08）

戰疫如戰爭，穿「防彈背心」仍會倒下，一切景象都因面對的是看不見摸不著不知敵人何在的病毒，在在顯示了世界末日般

大災難的恐怖景象。百姓皆不知「敵人藏匿何處」，可能是「方向盤 門把手速食盒 手機 眼鏡 鑰匙串 滑鼠 鋼筆 計算器 胸針 提包 高跟鞋……」，什麼都可能，「敵人四面八方旋轉／我不斷扣動扳機」（《沒有標誌的球體在空間中旋轉不休》），悲哀莫大于是。

法國的卡繆 1947 年著有《瘟疫》（La Peste）一書，他說：「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，逼我們去思考。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，也會出現在瘟疫中。面對這樣的瘟疫，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」。一如椰子在《盛夏宣言》中所說：

一題荒謬的悖論

留給哲學家去思索

我們在北緯 15 度體感 51°C 的怒火中

燃燒 懷抱死寂吟唱大悲咒

斗膽書寫至高無上的檄文

（2020.05）

「懷抱死寂吟唱大悲咒」，這是椰子反抗世紀之疫的檄文，雖然只能以詩的形式吶喊而已，卻也代表了千千萬萬小老百姓在發言。《瘟疫》是卡繆在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，尤其當瘟疫臨至，此書即值世人重覽、深思、及討論。卡繆借此書寫出了人類面臨瘟疫時，無不流程相似：開始是抗拒、否定、認為不可能，之後不得不反覆確認，最後只能挺胸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死亡威脅的恐怖處境，剩下即想方設法使自身安全度過難關，並等待疫情過去。卡繆又說：「我想通過瘟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窒息，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」，他甚至認為「瘟疫是極權，極權也是瘟疫」。因為總有人以此疫為柄，掌握某些物質或權力、下令封城封鎖新聞，掌大權利、握人生死，甚至大發不義的災難之財。而一切都在檯面下悄悄進行，小老百姓完全看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。椰子對此深惡痛絕，他的《寂靜為王》即對此呼告：

權杖統治著世界

金錢統治著世界

聲色統治著世界

喧囂統治著世界

而今

一切都搖搖欲墜

在瘟疫的廢墟上

寂靜掌管著世界

（2020.07）

這是對背後「影武者」有力的控訴，即使控訴發揮不出什麼作用，也要留下見證。正如卡繆呼籲的：「習慣于絕望的處境，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」，我們不能任由那些黑暗力量為所欲為。

但偏偏在三劑疫苗普遍施打以前：「彷彿我們生活的城市就是／一間無盡醫院的診室」（《像在古代悲劇中那樣？》，2020.12），「地球上所有防禦系統都無法抵擋／在炮彈轟然砸地的瞬間／軀體裡的骨骼碎裂出巨響／天啊 這是一場殺人不見血的交戰」（《人體飛彈》，2022.02），正是大疫發生兩年間所有人心聲。

此時能稍獲喘息的反而是地球生物，但也只是短暫的：「人曾為馬牛羊量身訂製嘴籠 而今／蝙蝠咬果子狸啊也給人套上口罩」（《囚》，2021.10），反而人們有同島一命，所有人都成了命運共同體，心裡七上八下，全因「絕望的處境」之慮，如《愛的匱乏》所寫：

一幅菲律賓地圖

受瘟疫玷污的一列群島

7107 個島嶼像 7107 個吊桶

在我胸中的太平洋起伏

上去 下來

上去下來

（2021.11）

幸好網路成了救命船，《網路 末世的菩薩中》說：「一手變身千手／彷彿船來船往／縱使地面正在下沉／洪流摧枯拉朽／這最後一根稻草／將不幸的人緊緊拽住」，既然命懸旦夕，則如卡繆的預言：「失去了對過去的回憶，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，他們已置身于當前的現實之中」，說實在的，在他們看來，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」、「除了當下此刻，其餘一無所有」，因此椰子說：「即便跨越萬水千山／仍不可肌膚之親的你我／唯以愛的手勢／飛吻」（《飛吻》），有遙遠的手勢（就算在網絡視頻上）也聊勝于不能面晤相親。

冠狀病毒從英國的阿爾法（Alpha）出現到 2021 年 11 月 9 日的 Omicron（B.1.1.529）變異株。中間還有南非的貝塔（Beta）、巴西的伽瑪（Gamma）、印度的德爾塔（Delta）、美國的厄普西隆（Epsilon）、巴西的澤塔（Zeta）、美國的艾奧塔（Eta）、印度的卡帕（Kappa）、秘魯的拉姆達（Lambda），它們像一長列《流行史》（2021.10）：「一波又一波／潮水般迴旋」，真是變化多端，難以捉摸。于是各種《偏方》傾巢而出：「土耳其的古龍香水／菲律賓的椰子油／印度的牛糞／臺灣島的檳榔／美國的消毒水／祖國的煙酒茶」，可見得敵人有多難對付。

如此遂「漸漸練就了刀槍不入的幻覺／默念一物降一物的咒語」（《出門》，2021.03），把防疫人員看作「穿『太空服』的訪客」、「他們或拿著長尾巴的槍四處消殺／或將一根細細的棍子探入人的口腔／甚至將一些莫名的液體注入肌體／如此三番五次的折騰」（《人類是否會被放過》，2021.11），一切有如只會出現在科幻片上的幻象。乃至把枯枝上「幾隻白鴉」看成「像是雲朵」、「又像是口罩」（《誰誤導了我的視線》，2022.03），世人心境之受大疫所驅使，可見一斑。

冠狀病毒從英國的阿爾法（Alpha）出現到 2021 年 11 月 9 日的 Omicron（B.1.1.529）變異株。中間還有南非的貝塔（Beta）、巴西的伽瑪（Gamma）、印度的德爾塔（Delta）、美國的厄普西隆（Epsilon）、巴西的澤塔（Zeta）、美國的艾奧塔（Eta）、印度的卡帕（Kappa）、秘魯的拉姆達（Lambda），它們像一長列《流行史》（2021.10）：「一波又一波／潮水般迴旋」，真是變化多端，難以捉摸。于是各種《偏方》傾巢而出：「土耳其的古龍香水／菲律賓的椰子油／印度的牛糞／臺灣島的檳榔／美國的消毒水／祖國的煙酒茶」，可見得敵人有多難對付。

此前提及卡繆曾說：「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，逼我們去思考。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，也會出現在瘟疫中。」椰子透過他的這本詩集重新審視自己和世界、生與死、愛與親人。昔與今，也因其所處的菲國正是西方與東方的最前緣，其書寫內容多元豐富，也讓人們思索生命的意涵和人在萬物中的地位。歷經三年餘，詩人椰子從一起初「在有生以來最長的假期裡／一日一看馬尼拉灣完美的日落」的《餘生所願》就見到自己遠渡海外重新再起的昔今之比：

現實在理想的黃昏中燃燒

晚霞讓我捕捉到餘生所願

遠山背後曾藏著一個少年

每個黎明自雞籠裡掏出落日

此四句中的「現實」、「黃昏」、「晚霞」指現在當下，「理想」、「少年」、「遠山」和「雞籠」應皆與尚未來菲國前年輕時的想望有關，「每個黎明自雞籠裡掏出落日」，就有種男兒志在遠方的期望，不願為「雞籠」所拘。然而即使在國外已定居多年，恐仍難有定下心之感，始終有著遊子的感傷。

法國哲學家德勒茲（Deleuze, 1925-1995）曾提出「遊牧」的概念，指「處處皆是家，但卻處處皆不是家」的遊牧式生活型態，正可用來對抗有固定邊界或「國家機器」型態的生活形式，由此發展出「遊牧學」的觀念，指當人能處於「平滑空間」（如沙漠或海）而非「條紋空間」（如馬路、規則），則可進入一種「解轄域化」的自由狀態形式，有機會脫離「束縛」，展開「逃逸」的路線。反之，只要劃出邊界、分出內外、主從、上下，即易遭「轄域化」而進入「條紋空間」的框框而受「束縛」。如今的新冠病毒能不停變異，即是不斷「解轄域化」地「逃逸」，



而做為一個菲華詩人如椰子者，也正是站在菲與華之間、出入東西方文化之際，難以被哪一方所完全「束縛」，以是也常想從其中之一「逃逸」到另一邊，矛盾和困頓自不可免，心靈卻可不受局限。而當他在接種疫苗的當下，乃有了深刻的體悟，寫下了《古老的機關》一詩：

在一個邊界分明的國度

該如何打發心中的鬱悶

這邊是東方 那邊是西方

接種疫苗的八卦陣裡

長長隊伍一波三折

哦 那金黃的藥盒

泰山般的玻璃瓶

一杯清澈的長江水

江水蕩漾微微發亮

扎針的剎那 有兩尾小魚

尾隨 輕輕潛入

我的黃皮膚和黑頭髮

有兩尾小魚一黑一白

像陰陽交會的太極

在經絡裡

我笑出了魚尾紋

（2021.04）

椰子打的疫苗到底是西方的 AZ、莫德納，或是東方中國的科興、國藥或其他，我並未相詢。而不同的選擇本就是兩難，詩中對「邊界分明的國度」頗有微詞，東西兩方在菲國交鋒，「藥盒」學問大，是不是打的即「一杯清澈的長江水」，或「扎針的剎那」有兩